

读爱情故事的走开，看“婚姻病”的翻开！

70后结婚十年病历书

同林鸟

夏景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新浪网情感倾诉热线主持人、女性专栏作家夏景

首次揭示 70 后婚变潮·爱拯救中“失同步化”的内在病因

“我在奋斗，你却在逃避！”

70后结婚十年病历书

同林鸟

夏景(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同林鸟 / 夏景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006-8496-1

I. 同… II. 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7956 号

书 名: 同林鸟
丛 书 名: 薪女性小说
作 者: 夏 景
责任编辑: 庄 庸
特约编辑: 叶 子
装帧设计: 高永来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 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营销中心电话: (010)84039659
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06-8496-1
定 价: 28.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4047104

目录

1	第一章	她可不是花骨朵
12	第二章	向着婚姻冲刺吧
23	第三章	男人当自怜
43	第四章	分居！分居
67	第五章	重逢许晓芸
88	第六章	婚外恋？谁不会呀
108	第七章	说不清 理还乱
132	第八章	离婚吧离婚吧
157	第九章	携款外逃
179	第十章	晚上我买菜好吗
193	第十一章	你怎么脸红了
221	第十二章	烂人老何
242	第十三章	怀孕反应
256	第十四章	孕期不许离婚
267	第十五章	陈吉星来了

281 小说外@70后女性访谈录
我在奋斗，你却在逃避



第一章

她可不是花骨朵

1

到了中心广场的花园处，郑佩儿和陈轩斗起嘴来。到底要不要坐下来喝点儿东西呢，因为家里停电了，回去也什么都做不了。他们争执不下。周围的人不多，才晚上八点多，露天啤酒摊的桌椅倒是已经支了起来，可还没有多少人坐过去。桌子旁边的树上，缠绕着廉价的霓虹灯泡，一闪一闪的。郑佩儿身上没有带一分钱，陈轩则坚持认为停电只是一小会儿的事情。新街改造，停电总是难免的。等我们转一圈走回去，肯定就灯火通明啦。

郑佩儿心想，他一定是怕她一旦坐下来喝点儿什么，就会打开话匣子，跟他唠叨起来。平时在家里，促膝谈心没那机会和气氛。到了这里，借着朦胧灯光，再喝点儿酒，谁能保证就搓不出点陈年老垢呢？

这是五月中旬一个炎热的夜晚，如果不是突然停电，小两口也不会一起出门散步。郑佩儿白天工作太累，到了晚上，进了家门，穿了拖鞋，才觉得能吐出一口松活气来。陈轩呢，和郑佩儿正好相反，夜色一来，心动人也动，不是麻将就是喝酒，今天难得有空在家，却碰到停电。习惯性地，他心里不安宁起来，时不时掏出手机看一看，希望能听到朋友们的召唤。

朋友们都不知道在忙什么，没人搭理他。郑佩儿却毫不犹豫地，向街边的桌椅走去，嘴里不满地嘟囔着：“平时你跟别人怎么喝都可以，今天陪我一小会儿，就这么不情愿！”

陈轩终于软了下来，慢吞吞地跟在她的后面。两个人各要了一瓶啤酒，陈轩二郎腿跷着，朝着街面，眼睛瞅着花园那边。郑佩儿



说：“喂，你干吗不看着我？”

陈轩略微动了动嘴角，表示听到了她的话。可 he 不想说话，也不想转过身来看着她。他又掏出手机来翻看。他穿着一条休闲的肥大短裤，上面是件黑色的圆领T恤，个儿高高的，腿很长。郑佩儿穿着件深色吊带背心，贴身的中裤。头发盘了起来，干净利落。

不过，她的内心可没有看起来这么俏丽、轻松。女人一结婚，就咄咄逼人。不是逼别人，就是逼自己。

她又提起了几天前的一档子事，陈轩喝多了，半夜回来竟拿冰箱当了小便池。痛定思痛啊，郑佩儿说，以后过了十二点就得将门彻底锁死。陈轩你呢，可以在任何地方撒尿，也可以不用回家睡觉。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进出的洞也得紧锁着。这个世界，可不就是这样，三令五申，也看不到效果。是啊，你说得对，人只有喝醉了，才可以体验别样的情趣，那吸毒，不是更能体验别样的人生？用脚说话呢吧你！

这还说个什么劲啊！回家回家！

郑佩儿突地就生气了，酒都没喝完，杯子一蹶，人就站起了身。她走在前面，越走越快。风从她的身体两侧飞过去，滑溜溜的。这算什么事呢，她想。他们之间的谈话，最近两年总是这样！没法沟通！对任何事都没法沟通！他只在乎他眼前的那点东西：酒肉朋友，周末麻将，突然失踪三五天，一下午不上班去海边游泳，跟三点式的姑娘打口哨，花几个小时看街边的人下棋，上网打游戏，跟人打赌某某是不是处女……他就像人类的早期时代，除了吃饱穿暖，全无隐秘之痛……对她心中的希望和焦虑，不是揶揄，就是误读。

而她，敏感，严厉，天天向上，得理不饶人，一不小心，他们的谈话就钻进了死胡同。这该死的死胡同啊，横亘在郑佩儿的胸口，

让好端端的夜晚变得诡异起来。就像一个梦游者，突然听到了一声咒语，让她的脚步戛然而止，猛省：我这是在梦中还是醒着？何去何从？

2

不是没意思了，而是没有希望了。

婚姻中，意思和希望可是两码事。

意思该怎么讲？结婚多年，还能天天乐和，这叫有意思，俗称爱情。只是世上有几对男女，进入婚姻后，还能总是将有意思没意思放在第一位呢？

希望是什么？现代社会，竞争这么大，今天下岗，明天上岸，一边是朝不保夕，一边是物欲横流，压力多多。婚姻的稳固，总得取决于实际因素吧，要过美好的生活，继而过美好的性生活，这就是希望！

如果希望是尊雕塑，它得是个女人：左脸颊有道法令纹，眼睛凹陷；腰上系一根粗大的绳子，麻花一样拧着，象征被绑在了欲望的战车上；手里呢，举着刀或剑，胳膊挺粗，不过手指还算秀气；体形跟自由女神有的一拼；朝天椒编成花环，挂在战车腿上。

笑容灿烂，少女身姿，手举花环或火炬的雕塑，不是希望，也不是晨读，那是“领班”。

老实说，郑佩儿不是好虚荣不讲理或靠男人赏饭吃的女人，她也从没拿自己当过风雨中娇艳的花骨朵。

花骨朵遇人不淑时，才会顾影自怜，感慨万分，抱怨人生，拿高度自恋做自信。郑佩儿不是这样，她从小就知道自己虽然漂亮，但



绝不是名贵花种。她就是一特普通的大土豆或大萝卜，在地里黑着闷着长着，有肥吃肥、有水喝水，明白自个儿先得把自个儿长大了，瞅着机会，才有可能被人咕咚一声拔出来，从此见了天日。

她可没工夫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无限感慨生活总是对不起她，或者等着哪个男人，始于怜香惜玉，止于始乱终弃。有那时间，还不如赶紧琢磨怎么才能长得更结实点呢。——总之，“我的生命如此自做多情”，此话不是对郑佩儿这样的女人说的。

可是可是，她却找了陈轩这么个懒散贪玩儿的男人做丈夫。

3

结婚后，郑佩儿曾三次想过离婚。

第一次结婚时间还不长。

那时他们住在离陈轩单位不远的单身宿舍里，窗户外有几棵又高大又浓密的樟树。地上有茸茸的草，间或露出赭红色的土质。周末的时候郑佩儿穿着褪了色的牛仔短裤，在树与树中间的铁丝上搭晒洗干净的衣服。天气还早，阳光不那么浓烈。她喜欢带着随声听听克利夫·理查德的歌曲。偶尔，脚会踩到死昆虫的白色硬壳。水滴答下来，会有点橘子汁黏黏的感觉。陈轩总是在睡懒觉。一楼水房拉出的皮管里流出清冽的水，蹿进郑佩儿的脚底，滑滑的、湿湿的。芬芳的洗衣粉的味儿。草地上散落的瓜子皮。这一切，陈轩都欣赏不了。他只喜欢经过一夜汗水熬湿的床铺，任胸脯的肌肉处散发出懒洋洋的臭味儿。郑佩儿想，也许她根本不应该和这样一个男人结婚。

第二次是他们一起去黄山旅游。郑佩儿来了例假，不舒服，不

想出门。陈轩跟着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去爬天都峰了。他们回来时，在宾馆外面大声说着什么，陈轩的声音很大，有种虚张声势的快乐。郑佩儿心想，正因为他知道我会不高兴了，所以他才这么大声嚷嚷呢，“虚假繁荣”。她在房间里躺了一天，虽然是自己让陈轩去的，但他真的走了，她还是特别伤心。那时她想，他有什么好的，我为什么要跟他结婚？

还有一次，有一年的夏天。陈轩几乎天天出去玩麻将，跟疯了似的。星期天早上还没睁眼，电话就来了。郑佩儿坚决不让，家里一堆事等着周日要做呢。自行车要修，下水道要请人，煤气灶打火不灵了……她堵住门口。陈轩告饶，求情，未果，气急败坏，张口就说：“我从窗户跳出去你信不信？”

郑佩儿撒了手，没意思透了。管他呢，我又不是他的妈！她甩手出门上街了。她不再关心陈轩在做什么了，她想，他无论做什么，其实都只是为了伤害她。如果这样，除了离婚，还有其他办法吗？

4

公平地说，郑佩儿的个人资质里，并不具备当怨妇这条。

大学毕业后，她为了爱情，终于留在了在此读书的南方城市滨城，当时证券业正火，她在证券公司干了两年。结果股市行情不好了，她又去一个房地产公司做企划。

在地产公司做了两年，又应聘到目前上班的公司做副总经理。而且她正在准备参加全国司法考试，想拿个律师证，再次跳槽。

忙忙碌碌十年整，郑佩儿对自己的评价是有为女青年，当然，是在没人更正女中年的前提下。



她有她的性格，表面收敛、宽容，心里不将天下的任何人放在眼里。眼里闪耀着理想的光芒，可你要说它是团干部或中学女生的光芒也可以：敏感，顽强，自以为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丈夫陈轩，则不用这么东跑西颠儿。因为有个亲舅舅在市委工作，毕业后陈轩就进了一闲职单位，虽然钱少，但总比郑佩儿的饭碗铁多了。

也许就是因为这份“铁”，陈轩轻而易举地就放弃了所有的努力。他工作的轨迹基本四年一轮：第一个四年，睡懒觉；第二个四年，喝烂酒。第三个四年，搓麻将。

且振振有词：我就是这么一人，天马行空，甘于清贫，淡泊名利，没有什么虚荣心。

果真，既没有升职，也没有发财。

基本印证了郑佩儿父母当年坚决反对这桩婚事的所有理由。

这几年，随着郑佩儿奋发向上的劲头越来越足，两人之间的口角也开始多了起来。郑佩儿看不惯陈轩散漫无求的样子，还搬回来不少考试资料，或外语书，想让陈轩学点什么。至少考个公务员也行啊，她语重心长。陈轩理由总是很多，大不了去做生意！他这么说，好像做生意是人间最简单也最容易的事情。同时特别积极地买私彩，刻苦钻研彩票号码。

郑佩儿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偶尔也会在某个黑漆漆的夜晚，突然醒来，听着陈轩的鼾声，不知不觉地，就有了点小怨妇的模样了。

如果说，我们的人生是一场现在时态的故事的话，那么有几个人敢说，他可以在爱情的顶峰完成人生？郑佩儿可以吗，陈轩可以吗？或许将来她还能保持着现在爱他的姿态……可是，赋予看不见的事物以热情和颜色，是不是多多少少有点像是在忍耐自己的无所

作为？

现在时态的爱情，是一种等待，也是一种危险，尤其是当它行进到中途，生活渐渐趋于某种共同的行为，仿佛两滴水，融失在了同一条河流里时。

郑佩儿对爱情的看法，是非常清晰，非常明智，非常泾渭分明的。有爱就爱，不爱了，绝不会再勉强。她是不乏行动力的女人，耽于寂寞或恐惧，并不是她的长项。好吧，陈轩，虽然我也渴望对你的爱情能贯穿一生，在肉体 and 灵魂的膝盖上，牵一发而动千钧，但是我也必须说出我想要的是什么，这并没有错吧，亲爱的？

她知道，陈轩说他自己淡泊名利，就等于是正在指责她浅薄，因为她整天不是盼着自个儿发家致富，就是眼红别人升官发财。

郑佩儿说，我倒不想浅薄呢，我也想淡泊名利，喝茶看书，弹琴插花。可是房子贷款谁来付？孩子出生以后拿什么钱读好学校？想要什么没有什么，活在世上意义何在？我们的父母怎么跟他们的朋友说我们？世界这么广阔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去做可我们永远只有一种活法，那就是想干什么都得受制于金钱！

不，如果你觉得这是你的理想，我尊重。但我告诉你，它不是我的。绝对不是！

啧啧，瞧这口气，岂止怨妇，还有点泼妇呢。

5

郑佩儿的公司是做芦荟产品的。芦荟汁、芦荟糕、芦荟茶，在郊外还有一大片芦荟园，全是美国进口的好产品，有的能有半人多高，叶壮汁浓，煞是壮观。



老板是个单身女人，叫李红跃，四十岁出头，眉眼周正，是个注意仪表风度但却略显死板的女人。

两人同坐一个大套间，一里一外。郑佩儿一夜胡思乱想，来上班时自然脸色不好。李红跃拿起一个小盒子，向郑佩儿做推荐。

“女人要爱护自己，除了你自己，没人会真心疼你。我这是瑞典药，有人送我的，做调理不错，你先试试，要是觉得好，下次我再托人多带几瓶。”

郑佩儿没接话，心想，你那个年龄当然需要调理，可我还算青春期的尾巴呢，调理什么？二来，瑞典之药，就算以后李红跃肯给她带，她也吃不起。

郑佩儿不说话，李红跃却不想放过话头：“我昨夜也没睡好。”

郑佩儿这才发现她确是没休息好，脸上还带着隔夜的锈迹，恹恹的，心事重重。瞧这个面相，郑佩儿不是老中医，也能分析个八九不离十：虚火上升，食欲不振，情思昏昏，便秘严重。

果真，李红跃长叹一声，算是开场白。偏锋所向，直奔主题：“佩儿啊你说说，男人的本性是不是就是掠夺和贪婪？他们根本就是经济动物，哪里有真情可言？”

郑佩儿说：“李姐，和伟哥吵架了？”

两个女人，虽是上下级，但碰到说家常，郑佩儿就改口叫她做李姐。

“昨天还我生日哪，”李红跃说，“他可真是让我伤心。”

李红跃说的这个他，就是郑佩儿说的伟哥。大名万伟，自称伟哥。

伟哥大学专业是自动控制，学校时控制多了，出了校门就怎么也控制不住了：先结婚后离婚，先工作后下海，先赚钱后赔钱，先

同居后恋爱——和李红跃就是这样的。

这回伟哥分明是又失控了。

郑佩儿给李红跃端了一杯茶，放在旁边，说：“过生日也该告诉我们啊，大家陪你去热闹热闹。”

李红跃脸色颇为惆怅：“儿子住校不在家。一心想跟他二人世界，所以谁也没说。”

“伟哥怎么了，忘了这事了还是回家迟了？”

“没忘，我一回家，他就把饭都做好了，几菜几汤的，搞得很精致，订了一个双层蛋糕，还造了两根大蜡烛。”

“这不挺好吗？”

“吃饭前跟我说，有个礼物要送我。我心想，一年多了，他住我这儿，吃我这儿，还真没送过我什么东西。所以我还挺高兴的，进房间，换衣服，出来之前，还化了点淡妆。”

“有情调哟。”

“然后喝了瓶干白。他情绪也很好，说说笑笑。一边吃，我的眼睛还一边乱转，直琢磨礼物他藏哪里了。”

“人家一直含而不露？”

“是啊。”李红跃说，一手扶住额头，“终于吃完了，他又让我闭上眼睛，说礼物在客厅，就给我取过来。”

“是什么？”

“一个游戏软件的策划书！他说论证很久了，就等我投资了。”
哦！

李红跃一脸痛楚，眼见确实被伤得不轻，口气冰冷：“我一听他说这事论证已经很久了，就觉得好像听到画外音在说：我想你的钱已经想了很久了。”



郑佩儿抿着嘴，不语。她不相信伟哥是那种人，但对李红跃的想法，却也特别能理解。

这世道，男人没钱就是自然灾害。谁碰上，谁倒霉。

6

晚上，两人看电视。

陈轩脚踏在茶几上，身子半躺在沙发上。郑佩儿抱着胳膊：“陈轩，我们谈谈吧。”

陈轩嘴里哼着，装作没有听见。

他最不喜欢郑佩儿这样说话。谈谈？谈什么？谁跟谁谈谈？这个词，让人一听就顿生反感，领导找群众谈谈，老师找学生谈谈，父母找子女谈谈，强者找弱者谈谈。她凭什么要跟他谈谈？

“我们离婚吧。要离就得早点离。”郑佩儿却已经开始谈了，“我已经仔细想过了。一来，趁自己年轻，说不定我还能做点什么。二呢，即使做不了什么，也能趁着还没年老色衰，赶紧找个有钱有权的男人嫁了。”

哦？陈轩这回是听清楚了，还以为郑佩儿是看不上韩剧在闹别扭，刚要哄哄，郑佩儿口气挺冷，已经站了起来：“你考虑，尽快给我答复。”

进卧室，咔嗒，门反锁了。



第二章 向着婚姻冲刺吧



7

郑佩儿进大学校门时，陈轩已经四年级了。

虽有一名外语系的固定女友，但贞操观念一向不强。跟其他女生看看小电影，拉拉小手，搂搂小肩，都是家常便饭。好在他的女友，也属性情奔放、豪迈通达之辈，仗着会点外语，主动和留学生们打成一片，毕业时竟跟一老外去了西班牙，当然这是后话。

他的同班同学周明，从郑佩儿一入校，就喜欢上了她。而且，据可靠情报，郑佩儿的班主任，男性，湖南人，频繁出入郑佩儿的宿舍。这个消息让周明很是坐卧不宁，这里涉及校园公权的问题，他是老师，你是学生，根本不在一个起跑线嘛。

陈轩最有本事的地方，就是他能很快活跃起气氛来。而周明有点慢热，就是说不熟悉或熟悉的场合，他的发挥完全是天上人间。

他太需要一个人给他提供一个能让他展示妙语连珠、美妙歌喉以及二头肌的场合了。这个人，确实又只有陈轩。

他只好请陈轩去吃石门肥肠，还喝了两瓶啤酒。喝了酒，这顿饭的档次就上去了。周明之所以需要提高饭的档次，有一个很重要的附加条件：不许陈轩对郑佩儿动心思。

可事实是，郑佩儿一见到陈轩，就被他迷住了。

那时的陈轩，会写诗、会唱摇滚，有社会上的若干朋友，三年级曾率一千人骑自行车去武夷山探过险，跟人合资办过复印社，组织绝食三日抗议食堂伙食太差，学习成绩一般，外语屡屡补考，但他有个性！有胆量！帅气，还幽默。

当然也不能全怪郑佩儿，如果陈轩对郑佩儿没感觉，他也不会